

孫子兵法



(四)

「春秋·孫武著 王健民編」

北方文藝出版社

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

藉生焉濟曰太古結繩以理逮及伏羲畫八卦代結繩由是

大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

時變失常也人文禮樂典藉化成謂化下使成理文之時

推直輪焉大略路之始大

〔春秋〕孙武 著 王健民 编 第四册

孙子兵法

北方文艺出版社

Z892
63.4



目 录

地形篇

一、原典精读

(一) 原典注释	(579)
(二) 原典译文	(582)
(三) 原典讲解	(584)

二、要点精析

因地制宜，巧借地利	(585)
计险阨远近	(586)
败之六道	(588)

三、名家阐微

名家集注一	(591)
名家集注二	(592)
名家集注三	(598)
名家集注四	(607)
名家集注五	(608)
名家集注六	(610)
名家集注七	(615)
名家集注八	(616)

九地篇

一、原典精读

(一) 原典注释	(618)
(二) 原典译文	(624)
(三) 原典讲解	(626)

二、要点精析

兵之九地	(628)
知地则兵	(629)
投三军以险	(630)
合于利而动	(631)
威加于敌	(633)
践墨随敌	(634)
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	(635)
并敌一向	(636)

三、名家阐微

名家集注一	(638)
名家集注二	(638)
名家集注三	(656)
名家集注四	(659)
名家集注五	(662)
名家集注六	(669)
名家集注七	(673)
名家集注八	(677)
名家集注九	(679)
名家集注十	(682)
名家集注十一	(683)
名家集注十二	(690)
名家集注十三	(695)
名家集注十四	(697)

火攻篇

一、原典精读

(一) 原典注释	(702)
(二) 原典译文	(704)
(三) 原典讲解	(705)

二、要点精析

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706)
火攻者明，水攻者强	(707)
非利不动	(709)

地形篇

一、原典精读

【原典注释】

【原文】

孙子曰：地形有通者^①，有挂者^②，有支者^③，有隘者^④，有险者^⑤，有远者^⑥。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阳^⑦，利粮道^⑧，以战则利^⑨。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⑪，曰支；支形者，敌虽利我^⑫，我无出也；引而去之^⑬，令敌半出而击之^⑭，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⑮；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⑯。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⑰；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远形者^⑱，势均^⑲，难以挑战^⑳，战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㉑；将之至任^㉒，不可不察也。

【注释】

①地形有通者：地形，地理形状、山川形势。通，通达，指广阔平坦、四通八达的地区。

②挂者：悬挂、牵碍。此处指前平后险、易入难出的地区。

③支者：支撑、支持。指敌对双方皆可据险对峙，不易发动进攻的地区。

④隘者：狭窄、险要之地。这里特指两山之间的狭谷地带。

⑤险者：险，险恶，险要，指行动不便的险峻地带。

⑥远者：指距离遥远之地。

⑦先居高阳：意为抢先占据地势高且向阳之处，以争取主动。

⑧利粮道：指保持粮道畅通。利，此处作动词。

⑨以战则利：以，为也。此句承上“先居高阳，利粮道”而言，意谓在平原地区，若能先敌抵达，占据高阳地带，并保持粮道畅通，如此进行战斗则大为有利。

⑩挂形者……难以返，不利：在“挂”形地带，敌方如无防备，可以主动出击夺取胜利；如果敌人已有戒备，出击不能取胜，军队归返就会很困难，实属不利。

⑪彼出而不利：敌人出击也同样不利。

⑫敌虽利我：敌虽以利相诱。利，利诱。

⑬引而去之：引，带领。去，离开，离去。引而去之即指率领部队伪装退去。

⑭令敌半出而击之：令，使。句意为在敌人出兵追击前进一半时再回师反击他们。

⑮必盈之以待敌：一定要动用充足的兵力堵塞隘口，来对付来犯的敌军。盈，满，充足的意思。

⑯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从，顺随。此处意谓顺随敌意去进攻。在“隘”形之地，敌若先我占据。并已用重兵堵塞隘口，我方就不可顺随敌意去攻打；如敌方还未用重兵扼守隘口，我军就应全力进攻主，去争取险阻之利。

⑰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意谓在险阻之地，我军应当抢先占据地高向阳的要害之处以待敌军，争取主动。

⑱远形者：这里特指敌我营垒距离甚远。

⑲势均：一说“兵势”相均；一说“地势”相均。后一说更合本篇之情理。

⑳难以挑战：指因地远势均不宜挑引敌人出战。

㉑地之道也：道，原则，规律。意为上述六者是将帅指挥作战利用地形的基本原则。

㉒将之至任：指将帅所应担负的重大责任。至，最，极的意思。

【原文】

故兵有走者^①，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②。卒强吏弱，曰弛^③。吏强卒弱，曰陷^④。大吏怒而不服^⑤，遇敌怱而自战^⑥，将不知其能，曰崩^⑦。将弱不严^⑧，教道不明^⑨，吏卒无常^⑩，阵兵纵横^⑪，曰乱。将不能料敌^⑫，以少合^⑬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⑭，曰北。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注释】

①兵有走者：兵，这里指败军。走，与以下“弛、陷、崩、乱、北”共为“六败”之名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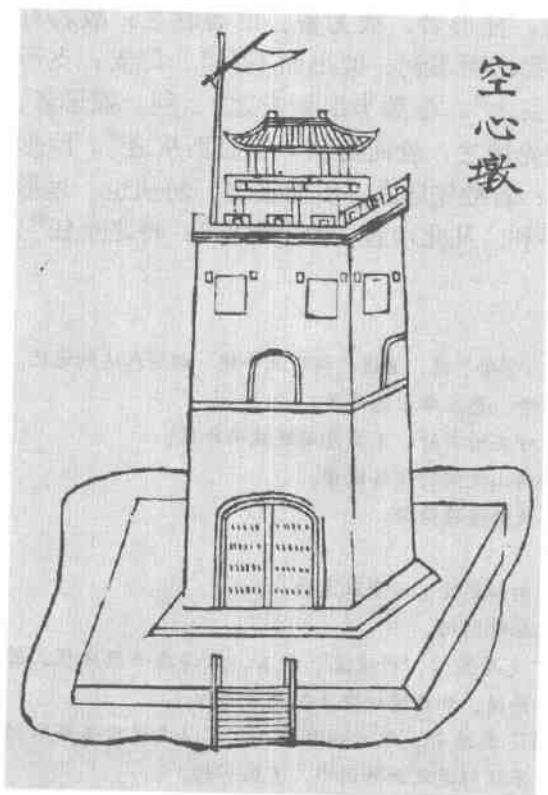
②走：跑、奔，这里指军队败逃。

③弛：涣散、松懈的意思。这里指将吏软弱无能，队伍涣散难制。

④陷：陷没。此言将吏虽勇强，但士卒没有战斗力，将吏不得不孤身奋战，力不能支，最终陷入败溃。

⑤大吏怒而不服：大吏，指小将。句意为偏裨将佐恚怒，不肯服从主将的命令。

⑥遇敌怱而自战：意为恚怒忿懣



空心墩，用以举烽火、传递军情的设施。

“火吏”，遇敌心怀怨愤，擅自出阵作战。怙（duì对），怨恨，心怀不满。

⑦崩：土崩瓦解，比喻溃败。

⑧将弱不严：指将帅懦弱不能，毫无威严以服下。

⑨教道不明：指治军缺乏法度，军队管理不善。

⑩吏卒无常：无常，指没有法纪、常规，军中上下关系处于失常状态。

⑪陈兵纵横：指布兵列阵杂乱无章。陈，古“阵”字。

⑫料敌：指分析（研究）敌情。

⑬合：指两军交战。

⑭选锋：由精选而组成的先锋部队。

【原文】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①。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②，上将^③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④，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故战道必胜^⑤，主曰无战，必战可也^⑥；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⑦。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⑧，而利合于主^⑨，国之宝也^⑩。

【注释】

①地形者，兵之助也：地形的审用，是用兵作战的重要辅助条件。助，辅助，辅佐。

②计险阨、远近：指考察地形的险要，计算道路的远近。

③上将：贤能、高明之将。

④知此而用战者必胜：知此，懂得上述道理。用战，指挥作战。

⑤战道必胜：战道，作战具备的各种条件，引申为战争的一般规律。战道必胜，指根据战争规律分析，具备了必胜的把握。

⑥必战可也：即言可自行决断与敌开战，毋需听从君命。

⑦无战可也：即拒绝君命，不同敌人交战。

⑧唯人是保：人，百姓、民众。保，保全。此句谓进退处置只求保全民众。

⑨利合于主：指符合、满足国君的利益。

⑩国之宝也：即国家的宝贵财富。

【原文】

视^①卒如婴儿，故可与之



沈希仪力斩三首图。沈希仪，明代将领，为人坦率，善待士卒，每当其染病或受伤时，总有士兵为其向神祈祷。

赴深谿^②；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③，乱而不能治^④，譬若骄子，不可用也^⑤。

【注释】

①视：看待、对待的意思。

②深谿：谿同“溪”，山涧河沟，深溪，极深的溪涧，这里喻危险地带。

③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只知厚待而不能使用，只知溺爱而不重教育。厚，厚养，厚待。令，使令，教育。意谓只知溺爱而不重教育。

④乱而不能治：指士卒行为乖张不羁而不能加以约束惩治，治，治理，这里有惩处之意。

⑤譬若骄子，不可用也：此句言为将者，仅施“仁爱”而不济以威严，只会使士卒成为骄子而不能使用。

【原文】

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①；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②。故知兵者^③，动而不迷^④，举而不穷^⑤。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⑥。

【注释】

①胜之半也：胜利或失败的可能性各占一半。指没有必胜的把握。

②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如果不知道地形不适宜于作战，得不到地形之助，则能否取胜同样也无把握。

③知兵者：通晓用兵打仗之道的人。

④动而不迷：迷，迷惑、困惑。

⑤举而不穷：举，行动。穷，困窘、困厄的意思。句意为行动自如不为所困。

⑥胜乃不穷：指胜利不会有穷尽。

【原典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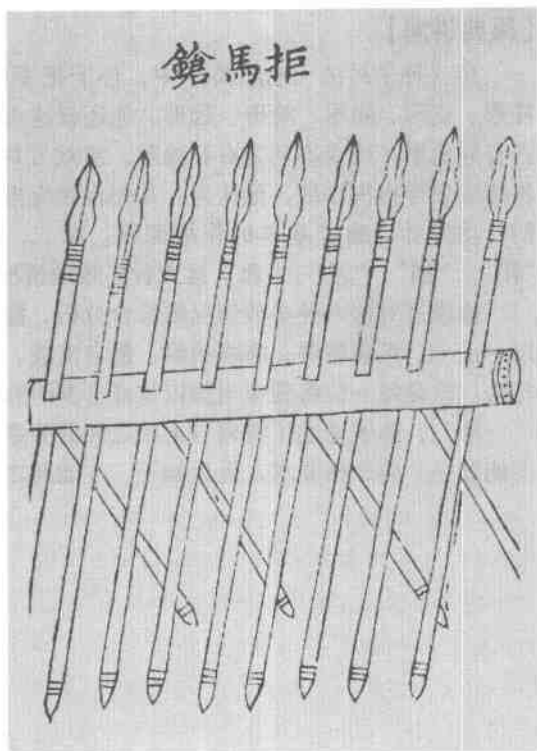
孙子说：地形有“通”、“挂”、“支”、“隘”、“险”、“远”等六种。凡是我们可以去，敌人也可以来的地域，叫做“通”；在“通”形地域上，应抢先占领开阔向阳的高地，保持粮草补给线的畅通，这样对敌作战就有利。凡是可以前进，难以返回的地域，称作“挂”；在挂形地域上，假如敌人没有防备，我们可以突然出击战胜他们；倘若敌人已有防备，我们出击就不能取胜，而且难以回师，这就不利了。凡是我军出击不利，敌人出击也不利的地域叫做“支”；在“支”形地域上，敌人虽然以利相诱，我们也不要出击，而应该率军假装退却，诱使敌人出击一半时再回师反击，这样就有利。在“隘”形地域上，我们应该先敌占领，并用重兵封锁隘口，以等待敌人的进犯；如果敌人已先占据了隘口，并用重兵把守，我们就不要去攻击；如果敌人没有用重兵据守隘口，那么就可以进攻。在“险”形地域上，如果我军先敌占领，就必须控制开阔向阳的高地，以等待敌人来犯；如果敌人先我占领，就应该率军撤离，不要去攻打它。在“远”形地域上，敌我双方势均力敌，就不宜去挑战，勉强求战，很是不利。以上六点，是利用地形的原则。这是将帅的重大责任所在，不可不认真考察研究。

军队打败仗有“走”、“弛”、“陷”、“崩”、“乱”、“北”六种情况。这六种情况的发生，不是由于天然的危害，而是将帅自身的过错。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以一击十而导致失败的，叫做“走”。士卒强悍，将吏懦弱而造成败北的，叫做“弛”。将帅强悍，士卒懦弱而溃败的，叫做“陷”。偏将怨忿不服从指挥，遇到敌人愤然擅自出战，主将又不了解他们的能力，因而失败的，叫做“崩”。将帅懦弱缺乏威严，训练教育没有章法，官兵关系混乱紧张，列兵布阵杂乱无常，因此而致败的，叫做“乱”。将帅不能正确判断敌情，以少击众，以弱击强，作战又没有精锐先锋部队，因而落败的，叫做“北”。以上六种情况，均是导致失败的原因。这是将帅的重大责任之所在，是不可不认真考察研究的。

地形是用兵打仗的辅助条件，正确判断敌情，积极掌握主动，考察地形险厄，计算道路远近，这些都是贤能的将领必须掌握的方法。懂得这些道理去指挥作战的，必定能够胜利，不了解这些道理去指挥作战的必定失败。所以，根据战争规律进行分析，有着必胜把握的，即使国君主张不打，坚持去打也是可以的；根据战争规律进行分析，没有必胜把握的，即使国君主张一定要打，不打也是可以的。进不谋求战胜的名声，退不回避违命的罪责，只求保全百姓，符合国君利益，这样的将帅，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对待士卒就像对待婴儿一样，那么士卒就可以同他共赴患难；对待士卒就像对待爱子一样，那么士卒就可以跟他同生共死。如果对士卒厚待而不能使用，溺爱而不能教育，违法而不能惩治，那就如同娇惯了的子女一样，是不可以用来同敌作战的。

只了解自己的部队可以打，而不了解敌人不可以打，取胜的可能只有一半；只了解敌人可以打，而不了解自己的部队不可以打，取胜的可能只有一半；既知道敌人可以打，也知道自己的部队能够打，但是不了解地形不利于作战，取胜的可能性仍然只有一半。所以，懂得用兵的人，他行动起来不会迷惑，他的作战措施变化无穷，而不致困窘。所以说，了解对方，了解自己，争取胜利也就不会有危险。懂得天时，懂得地利，胜利也就可以永无穷尽了。



拒马枪，在城内门巷要路设置的路障，人马不得奔驰。

【原典讲解】

在《孙子兵法·地形篇》中，孙子把军队作战时的地形分为六类，即通形、挂形、支形、隘形、险形、远形。他还就这六种不同地形的实际情况，提出如何抢占有利地形，或变不利为有利地形，或双方均处于有利地形或不利地形的情况下，将帅应怎样指挥作战。他认为：首先将领应当掌握地形，根据不同的地形采取不同的行动方针，确定基本的作战原则。第二，孙子还提出军队有“走”、“弛”、“陷”、“崩”、“乱”、“北”这六种必败的情况。

他通过对这六种必败情况的综合分析，提出了军队的将领在指挥作战时应避免以一击十、兵强将弱、将强兵弱、擅自出战、治军无法、以小击大等波动、盲动的行为。这是每一位将领应当加以认真考察研究的问题。

第三，孙子论述了将领与士兵之间的关系，认为关怀士兵又不能溺爱、宽厚又不能放纵。应严格要求，爱兵如子，才能与之共赴危难。

二、要点精析

因地制宜，巧借地利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易、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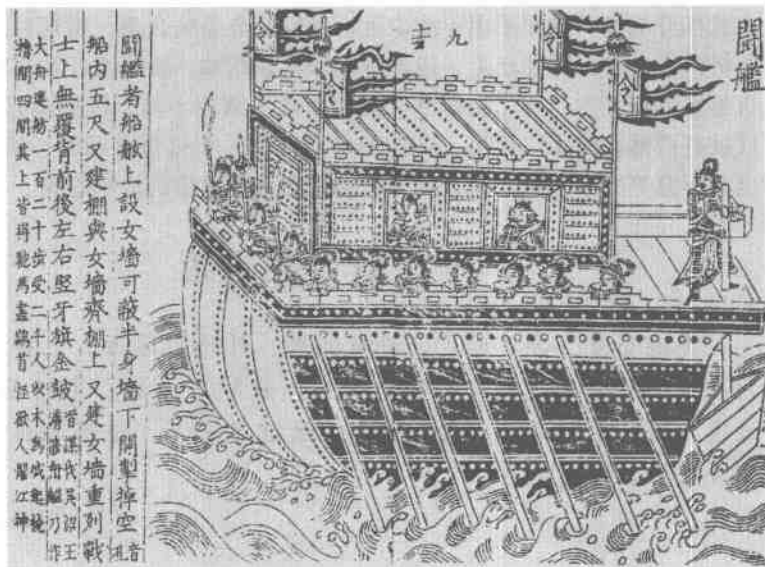
《孙子兵法·地形篇》

孙子说：“一般说来，地形是用兵的凭借。所以，料敌制胜，考察地形险易，计算道路远近，是高明的将领必须掌握的方法。懂得这些道理去指挥战争的，必然会胜利；不懂得这些道理就指挥战争的，必然要遭到失败。”

地形是用兵的辅助条件，之所以说是“辅助”条件，是因为运用得好它可以使军队如虎添翼，运用得不好它就是兵溃战败的陷阱。

孙子认为，地形可分六种：地势平坦、四通八达（通）；地形复杂，易进难退（挂）；敌我出击都不利的地区（支）；道路狭隘（隘）；地形险要（险）；敌我相距较远（远）。这六种迥然不同的地形对战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做将帅的只有在战前实地考察不同的地形，对战局了然于胸，才能驾驭复杂的地形，出奇制胜。

魏明帝青龙元年（233年），魏将满宠上疏说：“合肥城南临江湖，而北面远离寿春（今安徽寿县），东吴的军队要是围攻它。可以凭借水势；而我军前去救援，则要首先打败敌人的主力部队，然后才能解围。由此看来那个地方，敌人来攻打非



斗舰图，出自《武经总要》。

常容易，我们去救援却十分困难，因此应当把合肥城内的守军往西移三十里。那里地形险要，可以依靠，再建一座新城用来固守，这就将来犯的敌人从水上引向平地，并断其归路。如果计算一下得失，这样做也是有利的。”护军将军蒋济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这既是向天下显露虚弱，又是望见敌人的烟火就毁坏城池，实质上属于敌人还没来进攻就自先拔营弃寨。如果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的话，东吴就会肆无忌惮地任意侵伐，我们也只好退守淮北。”明帝曹睿因此而未采纳满宠的建议。

满宠接着又上疏说：“孙子说：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行为。因此，自己能打反而要装作弱小和不能打；敌人如果谨慎小心，就要用利来使它骄傲，用胆怯的样子引诱它来进攻。这就是说，形实不必相符。孙子又说：‘善于调动敌人的将帅，总是用假象欺骗敌人。’现在敌人还没有到来，我们就先移城以示害怕，这就是孙子所说的制造假象来引诱敌人。把敌人吸引到远离水域的地方，而后再伺机攻打它，就会在外取胜、在内无恙了。”尚书赵咨认为满宠的建议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魏明帝遂下诏移城。

就在移城的时候，孙权亲自率军渡江，本想围攻新城（在今安徽合肥西北），但因新城远离水边，所以在水上停了二十天也不敢下船。满宠见此对各位将领说：“孙权得到我们移城的消息后，肯定是在文武大臣面前夸下了海口，现在他亲率大军前来攻城，想的是一举成功，即使不敢贸然行动，但也一定会上岸炫耀一下武力，显示其力量强大。”于是他暗中派遣六千多步兵骑兵，埋伏在合肥城外的隐蔽处，以等待吴军的到来。没过多久，孙权果然上岸炫耀武力，满宠的伏兵突然冲杀出来，杀死吴军数百名，有的吴军来不及上船，跳进水里溺死。

通过满宠移城诱吴军这个故事，可知满宠不愧为孙子所说的“上将”，他深知合肥的地理条件与魏、吴争夺战胜负的关系。首先，合肥与吴都建业（今南京市）隔江相望，其威慑力足以使孙权夜不能寐，因而吴军来争夺这一战略重镇仅为时间问题。其次，合肥“南临江湖，北远寿春”，是个有利吴而不利于魏的地方。倘若在此摆开战场，魏军不但不能取胜，而且还会丢失合肥。满宠对此洞若观火，因而不惜两次上疏，陈述己见，说服魏明帝移建新城。城池搬迁并非密事，东吴的间谍自然要返报其主，所以诱得孙权水师来此后欲攻不能，欲罢不忍，无奈耀兵于岸，反被打得落花流水。可见，满宠的移城之举，不仅包含示弱、诱敌、用间、疲敌、出其不意等战术问题，而且具有长期巩固边防重镇的战略思想。

计险阨远近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

《孙子兵法·地形篇》

孙子说：“地形是用兵作战的辅助条件。既能预测敌人的情况去夺取胜利，又能谋划地形的险峻和计算道路的远近，这是主将指挥完善的职责。懂得这些道理，并能用它去指挥作战的，就必然会取得胜利，不懂得这些道理，却去指挥作战的，就必然会失败。所以，从作战规律上看必然能取得胜利的，虽然国君说不打，也可以断然坚持去打；从作战规律上看肯定要失败的，虽然国君说一定要打，也可以不去打。所以，凡是进攻而不贪图名利，退却而不回避罪责，一切只考虑保护民众的安全，同时也符合国君的利益，这样的将帅，就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

用兵之道，人和为本，天时、地利为辅。但如果将帅既知敌情，又能充分利用地利，知本知辅，则作战必定胜利。而只要战争能

取胜，则对人民、对国君、对国家都是有利的。只要将帅不是为了追逐个人名利和贪生怕死，战与不战都是为国为民，那么，将帅就可以根据对战争的预测情况，而决定该打，还是不打，并不一定要服从君主的命令。而能做到这些的将帅，真是难得的人材。

南宋绍兴四年（公元1134）春，金扶植的傀儡政权——伪齐王刘豫配合金军攻占了邓州、唐州、襄阳、随州、郢州、信阳6郡，对南宋构成巨大威胁。

江南西路制置使岳飞驻军江州（今江西九江），上疏朝廷说：“襄阳六郡，地为险要，恢复中原，此为基本。”宋高宗命岳飞率军收复襄阳6郡。

岳飞一举攻克郢州（今湖北钟祥），然后兵分两路，由张宪率一路攻随州，自率一路攻襄阳。岳飞登高观察敌阵，襄阳左临襄江，利于步兵据守；右为平地，便于驰马冲杀。他发现敌军正好相反，以骑兵守江岸，以步兵列平地，知敌将李成不识地利。遂命王贵率步兵，持长枪，伏地刺马，攻敌骑兵；命牛皋率骑兵，持大刀，入平川，砍杀敌步兵。江岸地形狭窄，乱石嶙峋，王贵突入后，命步兵躲在乱石后，以长枪刺马腹，敌一马毙，数马惊，纷纷奔入江中，溺死无数。牛皋铁骑跃入平川，驰骋砍杀，敌军人头纷纷落地，顿时溃不成军。守将李成收拾残军，乘夜逃跑。岳飞乘胜进军，势如破竹，迅速收复襄阳六郡。

精明的战争指导者，都十分重视对地形的考察，或查阅地图、航空照相，或堆



岳飞，南宋名将，宋嘉定四年被追封为鄂王，谥忠武。

置沙盘、兵棋，或研究地方志、游记，或作实地的勘查，弄准山的高度、走向、坡度；河的流向、流速、水深；道路的数量、质量、分布，以及气象、物产等，并充分加以利用。进攻可乘虚而入，防御可凭险守，稳操胜券。

败之六道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卒强吏弱，曰“弛”；吏强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愆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孙子兵法·地形篇》

因此，军队的必败，有“走”、“弛”、“陷”、“崩”、“乱”，“北”等六种情况。这六种情况的产生，不是无法避免的天灾，而是将领的过失所造成的。凡是双方兵力强弱相当，而以一击十，以少击众的，就叫做“走”；士兵强勇善战，而下级军官却软弱无能的，叫做“弛”；下级指挥军官强悍善战，而士兵则懦弱无能的，叫做“陷”；指挥官心怀愤怒，不服从指挥，遇到敌军，为发泄怨恨而擅自带领部下单独作战，将帅对是否有能力与敌人较量，心中无数，叫做“崩”；将帅懦弱而不严明，管教不力，官兵没有好的规矩和统一的行为准则，出兵列阵的时候横冲直撞，各行其事的，叫做“乱”；将帅不能预测敌情，作战时用劣势的兵力，去对付优势的敌人，用弱兵占对强敌，同时，又不善于去选择精锐的部队去打前锋的，就叫做“北”。凡是有这六种情况的，都一定会招致失败。这也是将帅的重大责任的所在，是不能不细细加以研究和考察的。

战争的胜负，是与将帅的重大责任紧相关联的。如果将帅智勇、决策英明、身先率卒，法纪严明，士卒利锐，三军同力，上下一心，则军队没有不取胜的。反之，则必然失败。孙子列举了“走”，“弛”、“陷”、“崩”、“乱”、“北”六种失败的结果。并且指出，这些种导致战争失败的原因，并非天灾造成，而是由于将帅的失宜而造成的。将帅要知战而必胜才成。只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才能根据不同的地形和敌情，从客观实际出发，机智地指挥作战行动，夺取战争的胜利。

孙武根据当时战争失利的不同情况归纳为六类，即“兵有六败”——走、弛、陷、崩、乱、北。

太平天国不幸于1856年夏发生了杨、韦内讧，翼王石达开回京，责韦昌辉不该滥杀，韦昌辉怒，欲杀石达开，石达开缢城而逃，全家遭诛。石达开在安庆统军声讨，天王与朝臣杀了韦昌辉，全朝都举石达开总理政务，但天王猜忌异姓，并有图害之意，石达开不安，率众出京，于1857年6月2日，由铜井（今安徽马鞍山市东北）渡江入皖，从此脱离太平天国中央。石达开出走后，辗转于南方各省，

屡遭清军所败，队伍越打越少，到1863年已由十万多人减至三四万人。在这种形势下，石达开欲打进四川，寻求一块立足之地。

清将骆秉章知石达开前来，乃调重庆镇总兵唐友耕军分别防守大渡河的十多个渡口，后驻扎哇哇营至下坝等处。又令署雅州府知府蔡步钟募勇驻扎羊溪至安庆坝等处，云南提督胡中和分散在化林坪至瓦斯沟一带，以为声援，副将谢国泰布防虎岗，守通向打箭炉之路。除此之外，还用金钱收买地方势力，许诺击败石达开军，所有资财悉听收取。

1863年5月1日，石达开由花园津至德昌、马道子（今四川西昌县），得知大渡河诸渡口都有清军及地方势力把守，就以重币送松林地各土司，土司应允让道，石达开信之不疑。石达开统军三四万人，绕冕宁、越嵩（今作越西），从西边小路直上，于5月14日进抵王应元所辖的紫打地（今安顺场东）。其他两山壁立，隘口险要，易进难退，前阻大渡河，左有松林小河，右有老鸦漩河。

石达开入紫打地后，没有立即渡河，据说是石达开当夜诞生一子，乃通令将卒曰：“孤今履险如夷，又复弄璋生香，睹此山碧水清，愿与诸卿玩景娱醉。”部属均稽首称贺，于是传令犒赏，休养三日。至5月18日，清军兵勇云集，松林小河索桥也被清兵拆除。石达开欲退出险隘，遣人回视隘口，土司已断千年古木六大株，偃地塞路，且有土司兵把守，难以退出。欲觅两旁小径，又皆千仞绝壁，无从攀登。石达开令赶造船筏数十只，于5月21日拖至大渡河，每船载壮士数十人，用挡牌护身，拼命抢渡，南岸大军鼓噪助势，声震山谷。北岸清军枪炮齐发，抢渡之军多被击中落水，筏上火药引燃船筏同时炸裂，其漂至下游者，皆被打死。石达开知大渡河难渡，欲抢渡松林小河，由泸定桥直趋天全，而清将王应元扼河相抗，前后损失兵勇数千人。5月24日，土司兵由后路抄至新场一带，节节相逼。5月29日，土司兵夜袭马鞍山，从上压下，石达开军猝不及防，伤亡数百人，马鞍山失守，粮道遂绝。石达开乃缚书于箭射投王应元，许赠良马两匹，白银千两，请让其道，王应元不允，石达开又以金银请



彭玉麟，清朝将领，在与太平军作战中，用铁锁横江，以防太平军溯江上攻。



鲍超，清朝名将，在与太平军水战时，在自己的船头扬起一面大旗，每次作战均鼓棹在前。

跟随其征战多年的老部下自溺而死的也不少。此时清将杨应刚于洗马姑竖立“投诚免死”大旗相诱，石达开忽思以一死保全余部生命，致书骆秉章表达此意。都司王松林赴石达开营中诱降，指天发誓许以不死，众将欲杀王松林，石达开止之。6月13日，石达开偕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等随王松林至洗马姑清营，遂被执。唐友耕等将石达开余部官兵2000余人安置于大树堡（今汉源县对岸），知府蔡步钟等密派各营于6月19日过河，即于当夜以火箭为号，会合土司兵，将大树堡太平军屠杀尽净，偶有逃出者，也被土司兵截杀。石达开等6月25日被押到成都府（今成都市）杀害。

土司岭承恩缓攻，而岭承恩反而急攻。石达开知陷入绝地，愤极而怒斗，于6月3日三更尽斩向导二百余人祭旗，督全军分攻大渡河、松林小河，每数十人乘一小筏，人皆挡牌护身，披发衔刃，挺戈怒立，皆在清军枪炮轰击下随波而没，岸上之军也有被击伤者。粮食既尽，杀马而食，继以桑叶草根充饥，6月9日，石达开以200余人往河岸诈降诱敌，唐友耕等开枪放炮，石达开亲督众军，再以船筏抢渡，仍被击沉。都司谢国泰及王应元等率兵渡过松林小河，参将杨应刚及岭承恩从马鞍山压下，两路齐进，直扑紫打地。石达开营垒全被焚毁，丧军数千，山径险仄，自相拥挤，两面受敌，枪炮如雨，土司兵又登上山巅用木石滚击，石达开军坠岸落水者万余，辎重尽失。石达开率余部七八千人走至老鸦漩，又为土司兵所阻，进退无路，其妻妾五人携幼子二人携手投河，